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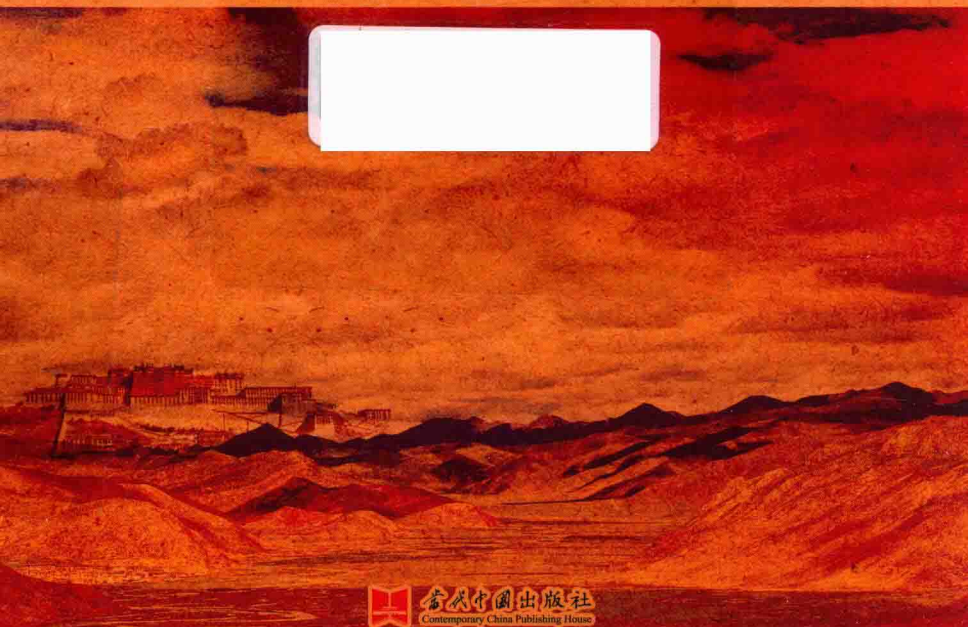
徒步入藏

高平 著

一部朴素忠实的亲历纪实
一段不可不知的西藏历史



——1951年随军进藏纪实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徒步入藏

——1951年随军进藏纪实



高平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徒步入藏：1951年随军进藏纪实 / 高平著. --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154-0776-0

I. ①徒… II. ①高…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4167 号

出 版 人 曹宏举
策划编辑 隋 聃
责任编辑 隋 聃
责任校对 康 莹
封面设计 胡椒设计
内文排版 信宏博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66572180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66572161 66572157 83221785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25 印张 8 插页 插图 26 幅 15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从二郎山到雀儿山

一、到西藏去 // 3

进军西藏，毛泽东从“不能操之过急”到“宜早不宜迟”——彭德怀认为从由西北“入藏准备需要两年”，任务改交西南局——刘、邓一致选定了十八军——官兵思想大转弯——昌都解放以后等待和谈——派我去十八军体验生活——过成都

二、在新津 // 11

近两周的紧张学习——在农家的插曲，日记留下了隐患——墨绿的雅安

三、翻越二郎山 // 14

滥池子的确很“烂”——猴群抢劫运输汽车——二郎山顶是阴阳界——一首歌引发出来的三个误会

四、从泸定到康定 // 18

走上大渡河铁索桥——陈瑞盘潜水捞汽车——两位元帅的桥头题字——康定古称打箭炉，流传有诸葛亮与羌族划界的故事——我拿上了顶膛子儿的卡宾枪顶着下巴睡觉——走火以后至今后怕

五、康北道上 // 24

可怕的橡皮路——我在折多山上拉京胡——第一次参观藏

传佛教寺庙——徐怀中曾在这里“播种爱情”

六、在甘孜 // 29

博巴政府遗址——吃不吃酥油是原则问题——新鲜的趣闻

七、在白利土司家做客 // 32

“守土司民”，土司制度由来已久——年轻的白利土司——迎接贵宾的阵势——我对风干牛肉如对酥油，头一回吃就觉得味美——我看到了农奴制度缩影——洛登土司的刺人目光

八、格达活佛 // 36

访问白利寺——活佛成了红军的好朋友——活佛是一位诗人——格达主动去拉萨劝和与圆寂之谜——寺里珍藏着陈昌浩签署的红军布告和《八路军山西奋战图》

九、踏雪海子山 // 43

玉隆草原与夏格刀登——步行前的配备：三种食品与“五大皮”——头一回骑马一天摔下来六次——藏民硬要背我们过冰河——在没膝的积雪中行进——飞雪中听到雷声——海子山兵站——睡在银圆上

十、雀儿山顶露营 // 50

在竹庆又见绿柳——攀登雀儿山感同雄鹰翱翔——午夜在山峰放哨——我和雀儿山结了缘——跟马的姑娘与小伙的一夜情——陈野民和赵骞：两位已逝的战友

十一、德格的两个女人 // 57

著名的城和著名的印经院——女土司是原红帽国的公主——降央白姆喜爱文艺——曲梅巴珍：从支差的农奴到运输模范——

影视中留有她年轻的形象

第二章 从金沙江到怒江

十二、横冲金沙江 // 67

第一次坐牛皮船——惊心动魄的横渡——马是通人性的——
藏军：当代最原始的军队——追述解放岗托的战斗

十三、迷路在风雪深山 // 76

雪窝中找不到下山的路——求救的枪声——藏民指引与借
宿藏家——风雪夜房东自己睡露天——可爱可敬的才扎——
《生达社会调查》——我十九岁的生日在马背上度过——恋家
的马

十四、在昌都 // 83

兼有虎气、鹰势、蝶形之地——扎曲和昂曲二河在昌都
汇合为澜沧江——昌都战役敲开了和谈之门——阴法唐政委的
节日宴会——巧遇两个人：葛洛，侯宝林

十五、先遣部队遭遇粮荒 // 89

飞机飞入“空中禁区”急救粮荒——喇嘛围着降落伞念经——
一袋糌粑——“杜鹃唤来了春天的甘露”——拉萨当局的阻挠
与“饿困政策”——西藏贵族的来源及其政治特权——李觉将军

十六、我们的苦乐观 // 98

“进军西藏的艰苦程度，不亚于红军长征。”——与我在
晋、陕、川的徒步行军对比——为什么用金砖交党费——久不

花钱会丧失钱的概念——母亲以为我已经死在了西藏——半年没写家信的自责

十七、瓦合山掉队 // 105

连绵 110 里的神山——军用水壶冻成了手榴弹——人与马的类别消失了——我被称为“慈善老人”——战士在山顶修筑了台站——“大山退后吧，大鹰的翅膀展不开”

十八、嘉裕桥下是怒江 // 110

西藏行路之难——最不缺的是水，最缺的是桥——唐东杰布的故事和嘉裕桥的传说——关于怒江，我写了两部作品——我穿过了彩虹

第三章 从先遣团到先遣连

十九、到达洛隆宗 // 117

陡峭的贡拉下比上难——看不见的风麻木了脸颊——《洛隆宗社会调查》——用冰河水麻醉，用指甲“切除”鸡眼

二十、先遣团政委杨军谈进军 // 124

可亲可敬的杨军政委——“一年能吃掉一条毛毯”——“我们这几千人饿死也值得”——邓柯战斗，击毙第三代本——迂回昌都——奔袭洛隆宗，活捉第七代本——几篇珍贵的战士日记

二十一、在最前线的先遣连 // 133

到达了进藏先遣连的驻地——拉孜：山脚下的小村——与

驻守边坝的藏军对峙着，但相安无事——连长黄宗银真是个人物——三十九族——整整吃了一个月没有酥油的糌粑

二十二、我的《建站日记》// 140

自己动手盖房的军队——值得赞美的精神面貌——遗忘会导致弱智——宣布西藏和平解放，我宣读“十七条协议”

二十三、两个不同来历的副班长 // 152

自动参军的和解放过来的，进军西藏都立了功——他们一点也不会“推销自己”——雪山上急行军 36 小时——炊事员要把一口大锅从长江以北背到喜马拉雅

二十四、战士真实思想的另一面 // 158

他们是可爱的，但不是每个人都是楷模——“上级骗人”——“十七怕”——矛盾是不能掩盖的

二十五、住进郎多庄园 // 162

创作反映进藏业绩的歌剧——住在郎多土司的家中——杨政委率队给我们送柴——我高烧得神志不清——郎多土司让我骑他的马——土司夫人也想吃奎宁

二十六、贺龙司令员对我们的创作不满 // 167

给全团连以上干部朗读剧本——告别先遣团，不领呢子军装——回到重庆，《荒山变乐园》就“荒”了——贺龙的批评只有一句话——苏策的感慨

第四章 从拉孜到拉萨

二十七、重返西藏 // 173

25 个人调入十八军——修筑川藏公路——三年中的个人大事记

二十八、我们的“五号儿” // 176

难忘陈明义司令员——统领着十八军三分之二的部队修成了康藏公路——骂自己的战士是“土匪”——“高平啊，吃了亏啦！”

二十九、穰明德政委 // 180

请工人喝酒——坚持科学施工——公路不能像“狗啃的”——他说“我是个没有读过书的人”，却写出了一本专著

三十、进入拉萨 // 188

旧日的拉萨，到处是对比强烈的画面——我被藏军推倒在八廓街上

三十一、我的西藏情结 // 191

不枯竭的灵感，无休止的激情——我又曾三次回到西藏——假如能回到青壮年时期，我还要去享受西藏

第一章

从二郎山到雀儿山

一、到西藏去

进军西藏，毛泽东从“不能操之过急”到“宜早不宜迟”——彭德怀认为从由西北“入藏准备需要两年”，任务改交西南局——刘、邓一致选定了十八军——官兵思想大转弯——昌都解放以后等待和谈——派我去十八军体验生活——过成都

早在全国大陆还未完全解放、新中国还未成立以前，中共中央就已经认真考虑解放西藏的问题了。人所共知，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中国的解放绝对不能不包括西藏。但当时并没有急于采取行动。1949年2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接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曾谈到对解放西藏的想法，认为西藏的问题虽然也不难解决，但不能操之过急，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来交通困难，大军行动不便，二来民族与宗教情况复杂，要解决需要时间。

但是形势很快发生了严重变化，西藏统治集团在外国侵略势力的鼓动与协助下，加紧搞起了一系列妄图“独立”的活动。1949年7月8日，西藏发生了“第二次驱汉事件”，西藏地方政府继撤走西藏驻南京办事处之后，要求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全体人员和所有汉人离开拉萨，一周以后，由藏军“护送”

到了印度，转回内地。西藏当局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要断绝与祖国的关系，阻挠解放军进藏，进而谋求西藏的独立。

中共中央不能不立即把西藏的解放提上议事日程。1949年8月6日，毛泽东在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中指示，在解放兰州的同时“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10月底前，彭德怀指挥作战的大西北已经全部解放，解放西南的战役还在激烈地进行，所以毛泽东在11月23日的电报中告知彭德怀，应由西北局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以后，立即派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对由青海、新疆入藏的路线进行调查。12月30日，彭德怀根据范明的调查结果，上报毛泽东：由于要解决物资供应和道路交通的困难，“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此时的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收到彭德怀的电报以后，于1950年1月2日从莫斯科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并转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当时，西南行政区包括云（云南）、贵（贵州）、川（四川）、康（西康）、藏（西藏）五个省区。在党的组织上是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在行政上，刘伯承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在军事上，贺龙是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是政治委员。毛泽东在电报中说“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由西康入藏”。并且发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刘、邓、贺立即接受了这一任务。

其实，自古以来，内地与西藏的往来交通就有西北和西南两条路径。唐代的文成公主就是从青海入藏的；五世及十三世达赖喇嘛都是从青海去北京的；乾隆年间福康安率领大军进藏

反击廓尔喀的入侵，也是从青海进去的。现在流亡国外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被确认为灵童后，也是马步芳派遣马元海师长率领一个营的兵力由青海护送到拉萨的。清代历任驻藏大臣和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则惯于从四川入藏，清朝末年赵尔丰搞“改土归流”和钟颖率川军进驻拉萨，都是从西南进去的。

这两条路我都走过多次。从西北进藏地势比较平坦，但平均海拔较高，一路高寒，人烟稀少；从西南进藏道路比较艰险，但在重重的横断山脉之间，有些地方海拔较低，常有农家。从当时的情况看，西北在物资支持方面显然不及西南。总之，两条路线，各有利弊，各有难易。

毛泽东原来是准备派三个军去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的。后来得知西藏地方政府只拥有 12 个代本^①的兵力，每个代本虽然相当于团的编制，但最多者不过 500 人，有战斗力的总共只有 6000 兵马。所以改变为“一个充足的军……即已够用”。并许诺“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

解放西藏是大陆全部解放的最后一战，而且地理环境、民族习俗、宗教信仰都与内地有很大不同，必然有许多特殊的困

^① 参见王尧、陈庆英主编：《西藏历史文化词典》，西藏人民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6 月第 1 版，第 61 页。

代本：旧又译作“戴绷”或“代奔”。清代西藏地方政府军职名，四品官阶，相当于团长。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廷出兵西藏勒平廓尔喀（今尼泊尔）入侵之后，始仿八旗军队的建制，设立正规藏军，额定兵弁 3000 名，编为四个玛噶（即军营），前后藏各驻兵 1000 名，江孜、定日各分驻 500 名。设代本 6 名，每一代本率兵 500 名，管理兵丁，统辖指挥作战、驻防及训练事宜，沿为定制。出缺例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在贵族出身的官员中拣选担任。其薪俸标准为：由地方政府赐给一个庄园，称为“代谿”，即代本的薪俸庄园，庄园内土地、农奴、房屋归在职代本占有，另有年薪藏银 900 两，后增到 9000 两（20 两相当一个大洋）。民国 2 年（1913）以后藏军扩大，代本及其以下各军官数目也随之增加。

代本：指西藏地方武装建制。

难。任务光荣、艰巨，又非同小可。

究竟派遣哪个军进藏，是要慎重考虑的。

刘、邓、贺及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等首长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从各个兵团抽调三个师出来，组成一支新的军，但这需要时间，且不利于统一指挥；一个是按原建制派遣一个军。刘伯承和邓小平不约而同地想到的是十八军，最后决定由十八军担负进藏任务。

十八军原是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后来归属于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这个军的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副军长昌炳桂、参谋长陈明义以及五十二师的政委刘振国、五十三师的师长金绍山等都是参加过长征的干部，在开辟豫皖苏解放区和淮海战役中屡立战功，军政素质较高，作风英勇顽强。刘、邓、贺即于1950年1月7日联名签署，直接给十八军发去电报，要军、师以上主要领导立刻到重庆领受新的任务，部队改地集结待命。

在此之前，以1949年12月31日成都入城式的举行为标志，四川已全部解放。西南军政委员会将全省划分为东西南北四个行署，并且任命了主要领导职位。胡耀邦任川北行署主任，李井泉任川西行署主任，阎红彦任川东行署主任，川南行署的主任正是十八军的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被任命为自贡市的市委书记。

此时，十八军军部已经为转去地方工作的领导们开过了践行之会，吃过了告别饭，他们正在踏上履行新任的路途。所有干部战士征战了多年，一直把个人问题甚至生死置之度外，现在终于有机会考虑一下自己的事情了——有的应当找对象结婚

了，有的要回家照顾父母了，有的要去从事新的职业了。

十八军接到刘、邓、贺的电报以后，感到非常意外，这支部队虽然长期属于刘邓大军，但刘邓从未越级给他们电报，都是要经过兵团下达的，此次的做法使他们预感到定有大事发生。

十八军的指战员听到上级紧急电召军领导去重庆开会的消息以后，在下面纷纷猜测会有什么新的任务——有的猜测可能去云南剿灭国民党的残余部队，有的猜测可能去西康接换起义部队的驻防，还有的猜测要去驻守成都，甚至有的猜测可能去做首都北京的警备师，就是没有人想到会进军西藏。大概都以为进藏的事应当由在西北的第一野战军去完成吧。

张国华一行奉命赶到了重庆，刘伯承在交给他们去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时一连用了三个“非常”，说“这次是交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为了保证这个“非常任务”的完成，随后就电告第五兵团，十八军脱离五兵团建制，直属野战军司令部指挥。

十八军在领受任务之后，首先面临的是全军思想的大转弯。大家已经开始在天府之国“安家”了，忽然要改变原来设想的一切，打消个人的一切念头，告别山清水秀的川南，进入雪山重重的边疆。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他们要放弃的东西很多很多，要面对的艰难很大很大。但是对于这支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部队来说，服从命令、顾全大局、迎难而上、英勇献身，都是不难做到的。何况毛主席还许诺“三年一换”，为了解放西藏，宁愿将个人问题的解决再推迟三年。许多转业干部又从地方回到了部队，许多青年学生前来报名参军，迅速掀起了准备进藏的热潮。

1950年3月27日，军部在乐山五通桥举行了进军西藏的

誓师大会。誓词说：“我们是人民战士，是坚强的国防哨兵，光荣地受领了解放西藏、建设西藏、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出国土、保卫祖国边防、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伟大任务，我们有决心、有勇气、有把握为保证其圆满实现而战斗！”这篇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誓词，还在第二条中特别说到：“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执行少数民族政策，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藏族同胞亲密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西藏。”

3月29日，进藏先遣部队自乐山出发，由五十二师率先进藏，一五四团担任先遣。

部队从抢渡金沙江开始进行了20多次小的战斗，于1950年10月6日打响了昌都战役。北线右路部队千里大迂回，配合主攻部队，歼灭了藏军主力。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打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

先遣部队将残余藏军追击到洛隆宗、硕板多以西以后便停了下来，先遣连驻扎在瓦合大雪山以西的拉孜原地待命。等待西藏代表团与中央代表团的和谈结果。

我是1949年8月在北平参军的，先是在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战斗剧社文学队，进入山西、陕西以后，跟随贺龙率领的十八兵团由宝鸡进军四川，解放了成都。1950年下半年剧社到重庆，与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合并，成为西南军区政治部战斗文工团，我是创作室的研究生。创作室不但有我们战斗剧社文学队的原班人马，又增加了由二野过来的搞文学创作的徐怀中、王云、顾工等人，还将搞音乐创作的罗宗贤、蒋学谱、王千、黄庆和等也编了进来。主任由我们原文学队的队长严寄洲（他后来成了著名的电影导演）担任，阵容可以说相当强大。